

T

T 3230/8114.8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9 1941

饒平縣志卷十六

穎川劉升纂修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 文部

南灣山種樹記

陳璘

聖明御宇四海熙恬皇風沕穆無遠弗屆其綦隆之  
治卽殷周盛際茂以尚之惟東南一隅去輦轂萬里  
重溟浩瀚渺無津涯外隣諸島夙稱要荒而南灣一  
山則又崦嵫磅礪亘數十里屹然起巨浸中介閩粵  
閩餘地爲諸藝貢道所必經荏苒美戈所出沒處也

先是許吳二土酋竊據爲穴流毒海濱致奉天討而  
舟楫之萬歷囚子歲荷聖天子睿斷采內外經畧諸  
臣議設重鎮而控扼焉於是樹兵列艦海防肅矣崇  
壘浚溝城守固矣墾田構室民趨衆矣昔之鯨鯢作  
祟今則海波不揚而爲商旅之坦途矣昔之狐鼠恣  
睢今則載芟載柞而爲生民之樂土矣豈不傑然稱  
東南一大關鑄而有裨我國家金甌之固疇曰鮮小  
乎哉萬歷癸巳冬余奉命出守此土將渡灣城至中  
流而聘目焉乃金山巖巖雲蓋插天屏障迤邐左右

環繞遂喟然嘆曰美哉形勝乎第惜彼其濯濯也旣  
渡而周覽焉又喟然嘆曰佳哉風土也第惜彼其乏  
材也迨任後再閱月乃一日公暇命駕往焉旣陟在  
巘復降于原諦視熟審慨然思曰古人有謂種樹之  
術類爲政余今得請事斯語矣時漳州衛指揮侯子  
鏡澄游所千戶袁子慶臣潮州衛鎮撫楊汪咸在焉  
余因名而謂之曰灣中佳山土膏最良豈不有蓄材  
之法若詩之所謂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代琴瑟以  
豫他日之用者乎又豈不有種植之方若郭橐鮑所

謂時之若子置之若棄以順其性以蓄其生者乎又豈不有芻蕘者往斧斤時入若子與氏所謂材木不可勝用者乎蓋自拱把而養之介抱出自萌蘖至馴致十霄此有符而成材者非假之數十年及數百年計不可也若曰急利于日啖商工于尺寸則余說窮矣又何能施諸今日耶三子皆唯唯是余言相率而前揖曰是得其道矣庸是指廩餘購松苗四萬杉苗三萬有奇命三子督各庸卒分布于城後暨左右各山麓皆偏植之是役也借力于士卒則入衆而易集

以我而從衆雖勞而不怨又况此一種樹也工不終日而利溥百世夫誰不樂趨又誰曰余之迂哉時歲在甲午春壬正月穀旦也三子因請余志其時日以告後之同志者良厚意也遂於是書

遊大帽山記

吳繼登

饒東之山多勝槩瞻峰大帽又其最高而得各名山乙亥六月饒望表兄堯甫拔予同遊于大帽山其山有壁臨之思喜兄之發吾志乃招表侄湯某等俱遊山日浴時循西山而東直渠潭而上緣礮確坑至水

山嶺而北巖谷之間遇蘭焉攜與俱歸遂踰大  
而四望則見澤湖二境西自采塘鳳凰東自  
去有大梁之地三五百里間一目而盡其近者則  
獸雄踞于南灣之門惟見俯首而聽命四踞拱在  
滄海之表若將而義而來賓至于東北諸峰俱有大  
峭而邈邈者環侍前後員者爲邱垤之狀紅者爲池  
塘岸之形又于西南一帶則若普陀巖香爐石煙山  
大林尖峰井凡萊蕪鷄髻石狗金門陳岐三峙釣洲  
印石之類巖若海錯宛如棋子之在盤于是始信登

東山而小魯登泰山小天下之言不我欺也午後遂  
自天馬山傍十八曲嶺而下山勢陡拔雖甚艱難而  
坐臨之興溢如也是日所經之境則若龙姑庵之清  
陰和尚巖之奇特壑隊之瀑布半橫之龜石若舉首  
而有顧水龍潭之龍頭石若弄舌而含珠酌漱玉之  
泉則井冽而毛髮可使聳立舉飛空之石則滾滾而  
去而心神益與馳驟山抄清風推昇雖燒燬中天而  
炎氣不作石床嫩草呈青迭歌聲而搖舞似與人意  
會者是皆其勝越之可紀者也方欲從鯉魚寨再訪

雲峰之舊跡而日已還銘于東山夫嗟乎予以己并  
年四月朔日嘗陟瞻峰之巔當時風味殊鮮自以為  
恨而今復獲登此山以盡其勝何幸如之天下之山  
水人所共見盼焉而得其趣者蓋鮮矣古人觀山而  
知其不擇土壤之所以為高觀水而知其不舍晝夜  
之所以為大則此山所以能盡一方之勝者豈偶然  
哉中府天地山水之論未之及也苟得其故執之以  
論天下之山可也予有感焉特書其事而記之

紀恩祠碑并詩

林中鳳

上饒從有饒平以來俗古民淳服教率化號稱易治  
繩邑有志可攷嘉靖末璉孽煽禍致動天兵勦平自  
今一紀餘四民樂業干戈久息儒業日興治平逾  
日丁亥五月內有異縣劉子祿誘聚其有十人草  
山柵為竊偷行未浹月穢滅盡已盡彼小人乘狐  
之風仗虎狼之勢百出騙局欺公罔民下無遺賦  
聲捕賊上不動兵而風發兵以故吠影吠聲人人自  
危家家相叩莫知死所脫匪森森蔡公之據實申開  
罷守伴勞公王公之俯置赤心體恤給諭分守吳公

分巡王公二衛之錫奸扶良勒榜煥燭從天飛下代  
巡蔡青天之仁明果殺迅拔妖根廣開生路爲禍更  
承于連孽也幸今狐鼠滅虎狼孽黑露歎青霄徹四  
人安堵斯純非活我者恩耶於戲有恩活我爲其能  
忘僉謀建祠勒碑紀諸公恩垂不朽告諸邑令令曰  
善紀諸公恩必悉諸公生平有能悉之乎僉曰不能  
請畧陳其活我者蔡將按兵厥有律紀步卒下鄉若  
民不徒弛其捕緝張乃旗幟無盜振珊欣然而喜鬼  
奇勞守忠愛王偉剛明且仁撫我黎庶愛我嬰兒斥

彼群奸視若醜彘彰瘡有道吾民其依分守救公寔  
潭秋月施厥雨露凜其霜雪善冤胡冤惡裂不裂王  
衛新臨恩威截截快觀蔡院赫日當天烘開葵藿灼  
撤陰烟善類折若邪黨懷感尺書奏上怡動天  
諸公活我之大畧也令曰鱧蛇相持紛然而競蔡將  
親日勞王司命兩道釋紛鱧虺屏鱧且困傲憂疑  
未定蔡院澤施鱧驚乃請諸公活汝恩得毋輕重乎  
僉曰然然均宜有以報者令曰報以建祠報以勒碑  
此吾民心也豈諸公心哉諸公心惟欲吾民各良于

口無艱于食汝其歸俾子盡子道躬俱躬職家無遺  
 口田無遺力以為諸公報其可復銘諸心朝夕祝曰  
 無以報諸公活我恩惟願公子惟願公孫似公顯  
 達乃武乃文是為報亦可民不謀而相與言曰力田  
 敦行庶民職也銘諸心又恐我朝夕祝又恐怠不如  
 祀諸祠刻諸碑令吾子子孫頌之在吾令善於文  
 請紀其事于石豎于祠中何如今曰可記國史者採  
 諸民間諸公恩澤在黎庶功業在史官他日史官作  
 史撫諸公行事斯庶其有所覩與僉曰然于是命工

琢石鐫文其上名其碑曰紀恩祠曰紀恩祠系詩

其末歲時群老幼祀拜日歌之以識不忘詩曰

瞻彼昊天蕩蕩無涯靡巨不覆靡細不文苟云眷

顧棄余一隅孽生鼠狗間以狐狸張導破虎搏噬

隨之勢勢民氏百憂是罹嗟失怙恃朝夕胡依杌

中之肉衽中之魚額天告災天高聽卑假手豪杰

威德並施城闕開道蔡公績不簡書有赫啟處月

餘秦同守巡寃抑其雷霆霹靂妖孽屏彘勞公

太守王公同知極力維持無慚上帝有憫羣黎親



誥院道剖折是非兼據蔡將捕緝申詞院公賜允  
萬命有歸檄書馳上天子曰俞民其可虛天信難  
欺凡余種種帖席怡熙由今及後皆公之貽念懇  
不絕報其何如世世在若維祠與碑山仰匪高公  
德之齊水俯匪溪公澤之需山峙水流德澤無虧  
歲時拜祀如公在

徐公祖德政碑

公諱學頌號孺洲江西之永豐人以萬曆二十七年  
己酉授潮州別駕甫下車適饒平令以入計行監司

公攝縣事公至下令誓羣吏法行有近紀劫輕貨  
胥徒負縣如負嚙廉其二三黜之懷奸者斃粟而櫬  
指退者征科無藝何以佐縣官急定之程限去其火  
耗不遺廝隸驚村中鷄狗民欣欣然輸將恐後不事  
敵朴也無知入井者哀而出之卽有頑嚚不率強而  
行平者以斥言開之俯首輸服而罔敢以虛情盡也  
邑故依山瀕海夜多偷劫掠之徒邇者劫商金七百  
餘兩募死士尾之獲若干名論棄市懸之隘口露其  
惡其屬邑俘執來獻者悉寘之法盜慙逃他境境以

內戶不樾迺若市民苦于更夫蓋自嘉靖戊午歲墮  
賊猖獗暫借直宿以衛衛宇後竟未有能爲之議免  
於稅其弊亟爲申詳請罷立石儀門以垂永久預備  
全積穀以備凶荒者歲推市民守之遇更代不勝弊  
亦不勝苦乃議以預備倉吏兼司出入仍裁緹札銀  
八兩八錢以補鼠耗清軍舊有常例里稅頗年爲累  
今以無名罷而歷冊之弊祛東溪橋圯有年矣鄉民  
暫易以木慨然捐俸首倡斲之以石爲溪兩淵暴雨  
水漲不得濟冬涉足且龜裂爰度關路以通行人行

之便之請所爲饒焦勞以紓旦夕之急者類此卽更  
之弊以枚數嗟夫上之于下其好惡非有兩心也上  
之滯下其好惡亦非有兩事也聚民之所欲卽去民  
之所惡今公頒愷悌宣惠和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壹  
意與民休息而又不束涇以遷上不旁午以叢事故  
業九閭月廢者脩墜者舉害者去吏習而民安之維  
今以新令將至旋聽有日諸父老余惟球鄭家相等  
相禮庶不恐含笑嘗嬰兒之戀其母也迺相率詣不  
監謀曰祖君族聽猶在邑也無庸效以轍攀轅之

澤顧功德在人思之曷能已矣惟球等將勒石頌功  
計非公莫爲之者不佞瞿然辭避曰豎素不能言卽  
言胡足以颺公盛美且聞祖君有庚桑楚之意毋乃  
不可乎諸父老曰嘻吾儕所以圖報稱者正此如公  
言其將爲畏壘之民耶無已不有甘棠田疇之歌乎  
願公歌之藏于野史何如不佞赧然起曰唯唯歌曰  
皇帝軫念我湖之隩簡公來造公之來兮誰其賴之  
饒實先之念饒之頑抑強扶弱爰咨爰度念饒之疲  
剔蠹疏滯風行雷勵念饒之艱免役開道民載丕冑  
奕奕隼翼煌煌熊軾永錫我極何以頌之繁禧綿綿  
千萬斯年又何以頌祿位駢臻配彼 珉

湖積新沒齒無及閉之則舊壅疏之則新亦壅是法  
以存留弊奸不可容矣而擊一鶚以掩羣雉不已甚  
乎是法以連坐弊多爲捆載實用資斧乃 夫逐臭  
張胥聚羶甚且低昂其衡必欲致之罰而墮之錢是  
云以要索契橋以下七邑名曰菜鹽先是高牙大櫛  
漫無左楸從事一逾揭嶺便溷循梅是法以詐冒弊  
數弊既興則利無羨入課有重征儻一逗遛擦切之  
如訊吏按治之如刑人妻孥桎梏豈直病商輸將通  
負抑且病國蓋至于壬癸之間百商之愁嘆極矣時

著府事者則司理會稽姚公也公少年甫下車人或  
以爲鹽鹽瑣屑細以秋毫卽桑孔持籌亦譚何容易  
公爲例雷厲勢極重而不可反而官之爲商者弊什  
三乃更張難商之自爲弊者什七則洞晰難乃公視  
商患苦引若痲瘵銳意講求始得覈會謂商以利來  
吾所以利務在通商未有先自利而可利人者法行  
自近自古記之今日之政宜無如董正官釐積後寬  
文網然後徐而議盤詰給號票慎秤掣疾庶有瘳獨  
計鹽路一線餉至二萬二千有奇猶令其今年輸課

明年轉鹽謂民力何咎在運艘之取數寡則班次不  
速鹽船之取數多則貿遷益遲請潔爲令每月六十  
艘改爲八十艘內以二十艘舒既往之積每艘四萬  
船改爲三萬船外以一萬船爲將來之積艘雖溢而  
鹽不溢更代旣捷循環易周或亦甦商足國之一策  
也昔旣上而觀察諸公大中丞戴公直指李公皆報  
可循行至今卒如公料不惟帶徵已訖卽正徵亦舳  
艦以進無越歲之苦國視昔時逋負桎梏景象何啻  
天淵哉百商加額愧無以報公屬公應召行相率託

諸生夏曰炎魏奎光張鳳翽程章等丐余言碑之余  
 惟管仲佐霸吳漢竊雄鹽之為利所從來遠矣公以  
 司理攝郡事蓋所謂奇驥追風非服鹽車者乃能握  
 箕若巧歷中命若中黃議是非若辨寰寓道利若决  
 江河起百商之疲飽三軍之腹貽百世之益道一方  
 之安功孰大于此蓋以人而行法者其功有限法立  
 而人守者其功不朽也今權使四出竭天下力以奉  
 一人而大司農每每以告匱猶不足以供九邊公人  
 直承明執筆在帝左右卽經國大計當次第舉矣請

海上事畧

黃佐

萬歷戊戌四月閩中劇盜勾引倭彝大艘十餘入犯  
 柘林碣石舳艫相望是時惠潮備兵副使任公可容  
 條議剿賊事宜四款檄督將卒設法撻伐沿海汛地  
 分布捍禦仍填塞近海水泉以絕賊汲取嚴禁居民

出洋捕魚以杜接濟復募勇士陳總魏大亨等運籌  
設伏委二指揮一赴柘林一赴碣石刻期督功將領  
腹慄賊知有備不敢竊窺內地至五月十二日有閩  
商五舟往吳川買米歸至碣石海面被賊追之各商  
奔赴官兵求援官兵遂擒五十五人爲盜遊擊顧臬  
拷訊誣服以奇功報可容閱文移與昔報異且所獲  
贓仗無幾又未見彼此攻殺情形心疑之行惠州海  
防邱同知鞠審解詳與將官初審矛盾可容誓神覆  
審各商號冤聲振轅門報被拷掠足脛幾斷驗之果  
然觀者皆泣下仍覆行多官會審取吳川米行準願  
結及各商原籍印結証之詎意與當事者枘鑿相見  
談及聲色俱厲謂爲姑息縱寇可容力辨聲淚俱下  
徑忤而出仰欲挂冠長往曰嗟乎殺人媚人異日何  
以爲子孫地乎同事司道姚解強留之而五十餘人  
未卽就死逮制臺戴公耀廉知其冤可容招詳多命  
竟將釋生還僅五十人而丑人則已斃囹圄矣至五  
月十八日得勇士陳聰設奇僞爲漁舟誘賊賊果追  
伏兵齊發奮勇擊攻生擒眞倭四眞賊首三通事一

被擄肆斬獲真倭首級十有五奪回倭器贓伏無算  
哨海上三十餘年未有之捷乃當事者以五十餘人  
而左并斬獲真功一切報罷將士短氣夫任公運籌  
督責海上倭捷生擒斬級二十餘顆可謂奇功而竟  
不叙惜哉然公不任名其功獨惓惓于脫五十人之  
冤尤惻然痛五人之度死每言及輒灑涕嗟嗟斯誠  
仁者之心哉而亦可為海上妄殺微功者之戒

林侯全城去思碑

陳天資

天下惟人心為不泯惟金石為不朽故鐫碑以石昭

人心也亦以垂永久也我饒陞任林侯三庭之昔牧  
是邑也民爭戴之慕之時嘗全城有錄以垂不刊之  
典矣未幾而士民林世衡范宗榮黃諫許琦湯國棟  
小時雨黃日宣等復丐余言勒諸石者此何以故毋  
亦以錄冊或勒而未遍尤不若豎碑傳示者之為永  
久也何也蓋凡士君子之出而為國為民也處常易  
必變難處常而惠養一方之黎庶易處變而保活百  
萬之生靈難侯之處豈易言哉余竊計饒之設自成  
化也昇平幾百年而前令若楊若羅若徐皆勞心撫



字薄賦緩刑故去思有碑別駕有咏至歲丁巳冬侯  
以茂齡進士筮仕于此步其芳軌忠誠體國咨詢民  
疾諸凡不便釐革而艾薙之流官嚴明門無私謁鞫  
獄得情卽與開釋監司多其爲人愛而敬之公暇輒  
集多士商確文義拔其雋者餉以廩餼優以重賞士  
知所勵藹藹乎負瑰奇卓犖之望不期戊午倭孽作  
亂擾我東鄙漳潮之間洶洶如焚侯乃崇堞浚濠購  
兵固守己未春正望後三日寇大入境環城數匝斯  
時也倭騎克斥抱鼓麾聲四民弛業相與顧愕侯單

騎樹論分委官屬指受方畧卽夜而風雨且督且巡  
不辭勞瘁由是乘障之士瞭陴之子守戍之吏各露  
爪持戟爭先效命壬子昧爽直抵倭壁滅其魁走其  
餘黨民始藉寧宇焉嗟夫侯之救災恤患如此侯之  
以勞定國如此則舉今日元元之衆得以獲乃家之  
利者皆侯之賜也侯之功顧不偉歟于是聲譽四流  
昭揭嶺表撫按交薦天朝特獎吾饒士民等謀紀侯  
績嘗錄曰全城以梓之矣第地有遠近稟有豐瘠日  
按者得以捧誦而所不及覩者安得人人而告詔之

哉此所以來士民之懇懇也故余曰梓以籍則侯之  
績紀而彰鐫以石則侯之績永而傳由後以邇之今  
十百世之上。有侯之碑在則侯之功在也。由今而推  
之後千百世之下。有侯之碑在則侯之功在也。侯之  
功不其悠久無疆矣乎。汝等勒之。豎于南郊道左。則  
不惟饒民往來於斯者常誦吾侯之功之不替。而凡  
奉命來此得於目擊者亦油然而動脩完捍禦之思矣。  
士民進而謝曰。斯言誠然。蓋必如是而後吾民報侯  
之願少酬也。遂書以副侯諱叢槐字應昌丙辰進士

任饒三載陞戶部主事閩之同安人也嘉靖四十四  
年龍集乙丑孟冬之朔

玉林尋樂記

楊 鸞

潮乃古之瀛洲也在南海之南東廣之東郡治界於  
湖二山之間長江自梅汀以下遶城南注於海金山  
屹城北闌爲東流砥柱版廬在城中金山之下也東  
津爲潮東郊與金山相望所隔者一長江耳玉林津  
頭之一林也面黃田帶韓江背金山而倚西湖也鳳  
凰秀出于左龍玉華森列于右虎竹溪桃坑隱隱排

聞也家之抵林經一里許一簞可航自浮橋陸步  
里有奇厥地創自祖父立爲蒸嘗圃也爲畝二十有  
正德壬申秋毅齋家兄始謀諸族人以江東之地  
易之修小館于林之西備與張東溪之圃相連攜余  
居之以修世業越癸酉冬始創東津精舍于林中乃  
浚池于舍前移柳種竹景日以幽也始竊號曰玉林  
蓋聞白沙詩曰海上花開萬玉林古詞有之曰云是  
玉林人人閑共此清斯地稱之故因以得名後有龔  
謝二友來會其學迨丙子秋毅齋暨余命領鄉薦而

世業小就維時拜甘泉夫子于荷塘有忘歸意後弗  
果家兄乃觀光冀北余復尋舊業于林申丁丑春及  
笑謝二友迎致海涯先生于玉林之小閣中講明正  
學以成草庵素志復得劉君大章廖君朝蕭鄭君十  
衣交相麗澤而尋樂之機勃如矣又得邱饒二友講  
學以終殘歲而斯文之會日盛矣王改齋諸先生輩  
往來于斯皆遺有珠玉以增園林之光予恐其久而  
或忘也偶得饒君惠一素卷將以錄之戊寅夏攜至  
焦山中又得同門甘君題之余因追思其地去家不

定而備江山之勝來英俊之遊亦不易得也故隨其  
定而品題之爰自城之北郊而下舟抵于東岸乃鄉  
人濟渡處也名曰弄月津下岸逶迤徑樹木幽深名  
曰陰風徑南入于林口有關曰壑壤關北與此相映  
均是名也過此則洞然一壺天矣萬象昭然故曰觀  
物塢舍前有池池中有洲築釣臺于其上夾二小洲  
於兩傍爲白鷗遊息之所並列若三台狀名曰浴雲  
洲精舍之內有堂峩然所以會四方之三益也堂中  
有池如半月狀蓮花生之與浴雲池相通故名曰麗

屏堂白堂升之爲醒心亭由是達諸樓下爲醒心閣  
閣旁花卉爭芳珠玉交燦默坐澄心未有不惺惺者  
故均以醒心名之閣之左室也家允若之右室也今  
石之窻前一井浚于乙亥之秋家兄偶爲之也浚  
一日方覺與井恒一榻之夢相符故命之曰辨義井  
易曰井以辨義也窻之內圖書畢備尋樂之窩也  
命之曰一德軒易曰恒以一德也二室中處一樓  
突于空中六經所藏故曰會經樓登斯樓則蒼屏  
繞素練紫汗洪纖高下罔不昭然無非教也忘言而

付意焉則亦見乎千里一心萬物一體宇宙內事無  
非分內事也會經之義豈小哉由樓而下出乎擊壤  
之北關有田十餘畝有桑百餘株有塘十餘畝所以  
溉乎田圃者創自家凡將以居是林者自食其力不  
無求于世也名曰樂生庄旁有蕪牧地數百畝可爲  
習射之區號曰游藝場舉此十二景而一林之規措  
槩見矣若夫松障竹屏梅徑蘭階何者非憂樂之處  
豈得而悉之濂溪每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何其  
引而不發蓋自得于心始難於語人也是豈後學所  
敢輕議然余兄弟之與諸友處此也觀物適情真見  
有無待于外而自足者第居其地則與景物相忘今  
在此山不能不追慕焉紀其地錄其詩展詠之餘統  
惚乎在目而與玉林人物相忘于宇宙間矣又何有  
于懷土然而後人因是而可考焉是爲記

白齋記

陳理

白者明也齋者敬也白者色也齋者居也以白齋爲  
言者蓋處心之明也而借白之色以爲名本以身之  
敬而以室之居爲實吾聞上古之士有歌曰寧白爲

農不華為公寧白食一粒不華受萬鐘若是可為知  
子白之方矣中古之士曰月落天地黑日出天地白  
何世間人明暗不悟釋每每汚塵泥往往棄珠璣  
此知取白之理矣增城好白之道慕少昊之德悅  
天乙之質構屋于乾取鄰于兌取華山之木以為梁  
棟拖冀洲之壤以為垣墻以庚午之日構基以申酉  
之日落成能能乎不可尚已謂之白齋其子因事過  
南都介湯世用見我于太學求所以為白齋文子曰  
齋既白矣烏以文哉然吾告子以處白齋之道以葛  
為巾以芒鞋履以麻木棉以為衣以羹元酒以為味  
靜則誦南容所復之詩動則勞食塲嘉客之句以太  
朴為王太素為友混元為師以葆光為賓斯不幾于  
白齋之名實亦不負于古人矣其子拜謝而退子遂

召彬管氏演書言以為記

三義廟古槐

國朝 陸辰箴

物之異者非龍異也有其神焉斯異矣有其神而非  
正焉雖異勿異也有其神而正焉而物之變幻則連  
比消長古盛衰斯異矣槐虛星精木物也木以榮異

以枯異若始榮而終枯焉雖異勿異也榮而枯枯  
而復榮焉斯異矣木之榮者受雨露其枯也則不受  
雨露其枯而復榮焉又豈一心之一不受之而復一  
受之耶非也神靈也三義廟左有古槐一林大數  
圍長十丈餘中空而外腹斑駁層鱗古難名狀疑以  
此為異矣噫斯豈異也有夏生光天者前曰此槐不  
知植自何年近枝葉剝落經枯三年許今復蒼茂如  
故詢之衆人亦以為然噫真異矣嘗聞曲阜 孔廟  
檜係周末 夫子手植也歷秦漢魏晉數百年至懷

帝元嘉三年枯枯三百九年至隋恭帝義寧元年復  
榮榮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二年再枯枯三百七  
十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至金正格二年遭  
罹兵燹枝幹盡無遺矣後八十一年甲午是為元始  
祖至元三十一年故幹復重發至明洪武二十一年  
凡九十年高二丈圍四尺枝密葉森紋理左旋與前  
本不異其始枯也晉兆聰勸等亂其再榮也啟唐正  
觀之治其再枯於乾封也武后竊位天寶幸蜀亂亡  
相繼其再榮于康定也有宋三百餘年九儒嗣興其

重發于至元也中原文物漸盛北開洪武之治榮枯  
消長動關理亂此槐枯三年矣而今復榮焉豈非翼  
昭代英風以勘靖反側而降致盛治者乎三義之靈  
在天長幼長節君臣義無媿我夫子于檜則聞而  
知之于槐則見而知之矣觀斯槐也亦以見天地之  
有物不可測而古今盛衰之數聖人無不以物之異  
示兆焉非物之能自為異也至曰風雨之夜槐內有  
車馬鱗鱗聲如吞曹吳象雖聽者從而意之然察其  
心似未嘗一日忘或者托于物焉未可知也非誕也

饒平縣志卷之十七

賴川劉邦纂修

水里志叙

明陳天資

言觀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欲  
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夫夏殷之道其所以  
經畫彌綸於天下者燦如日星雖垂諸千百世而可  
昭然乃至於孔子而嘆其無徵者亦以文獻之不足  
故欲稽而無從爾是則典籍之存沒關係於世道亦



大矣此固郡邑之所由志也東里之在潮郡雖云僻  
遠一隅而其開封域之延袤山川之靈旭人文之宣  
明國賦之聚萃科目賢才輩出於是兵防城守森列  
於是蓋自關壤以來有聲東廣舊矣然氣運推遷而  
盛衰之勢迭異古今代謝而前獻之迹遂湮故無徵  
之可嘆不止如杞如宋已也姑舉一二言之大塚有  
學士陳氏姓者或曰西河陳氏之祖也或曰巷內陳  
氏之祖也今二氏之子孫尚存訊以名字宦履皆不  
知矣上里有郡守張氏者洪武初方首戶繫籍於海

陽不一傳而子孫微矣余嘗見其首墾田段冊及奉  
祀神牌題曰福惠二郡太守而其名則忘之也大塚  
有吳駙馬墓荒址徒存而尚主之徽稱莫著神前鯉  
魚山有將軍塚翁仲臥荆棘而將軍之名姓無傳近  
東山雨陷牧豎誤落其中則見空曠無物四壁磚皆  
紅興和二年攷史興和乃東魏孝靜帝之年其二年  
庚申則梁武帝大同六年也是時潮已屬梁更曰瀛  
州乃興和之紀不審謂何其他殘碣斷甃不可考如  
此類者尚多昔人云人生於數十年之前事皆茫然

得之傳聞已非其實數十年且然况歷數百年者  
故才名如李白已迷生長之鄉而去其籍焉雖而  
子於周室班爵祿之詳猶不可得聞則夫載籍之無  
紀東里故實之不章奚怪哉士君子生於鄉觀前哲  
式於無傳山川鬱而不光吊古興悲高山仰止之懷  
寧能無介然於中者乎且舊謂東里家詩書而戶禮  
樂務本力穡其俗朴其民淳有三代遺風焉邇年以  
來習尚頗異然流風猶有存者頃自倭亂寇殘惡少  
不能忍凍餒之窘或然唯以僥旦夕之命奸人肆睚

與之日逐鼓簧於玉石俱焚之議吠聲囂於衆喑訛  
一徹於上聞東里幾爲墟矣夫惡少不簡誠爲可  
憐然舊家彥士守法如故一二鼠竊之徒撓之不過  
責土豪以及素耳固未有結寨拒命侵奪官稅攻陷  
城堡如下滄南洋上饒等賊之獷戾者又安用好功  
輕逞草菅民命爲也求其故亦以載籍之無稽遂信  
其地真如長林豐草之鹿豕可果於禽鬼而草薶者  
若使簡編具存易於披閱則見其疆域山川如是人  
才文物如是兵防國賦前哲往蹟又如安得不感

然動而翻然思邪故欲信今傳後婉俗章美非志不可也余於是乃謀諸吳少松周時麓相與采輯舊聞搜羅遺逸探屋谷以尋幽步海堧而追勝求文翰於世家詢傳聞於故老臚分區別纂為東里志庶以備觀風者之采擇亦使後來者有所觀感懲創還淳風於古初企前獻之芳躅俾海濱鄒魯不獨專美於前而於風化可為萬一之助焉且固知僭妄之罪不能自逃然維風收斂之衷亦可諒也覽此志者具有裁也夫

東里志後序

劉守元

志與言剛萃而水環者氣鍾也余東里鎮山自楚與逾閩汀逶迤入畧鳳翔而下為湖之左臂大海帶環而流會其西灣山屏其南鍾山映其東絜長四短方數十里纍纍乎千室之邑彬彬乎文物之鄉有聲於郡舊矣大抵山川之秀與氣運為低昂方其風氣漸開人文漸著天付斯文而山川增色孰主張是孰降施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能已乎及其風氣既開人文既著則興起斯文者非天也人也白里志所能識

迄於今豪傑之生於吾里者不數而能以興起爲已  
任者若曹宗道之善課多士陳子旃之篤志力行周  
舜中之博學清修一時人士翕然宗之家儒書而戶  
秉禮亞鄒魯矣矧吾里者士無僂佻之風女無非僻  
之行長幼卑尊以禮叙也親戚急難以詎勸也父兄  
之教子弟之學不爲浮詞剽說以實勝也非先民之  
遺乎先民之教衰倭彝蹂殘四民廢業葢地本斥鹵  
而幅員素逼也益之以彝禍而爲善之資益貧矣士  
之卓然自立者幾何哉則王張斯文以輝煌吾里著

升吾黨之責乎乃石岡陳先生與少松吳君慨吾里  
之文獻無徵也稽實哀聞分門別類共爲之志而形  
勝財賦人才風俗與夫沿革措置宛然一邦規模苟  
留心民事者一展卷焉寧不可以興乎昔崔與之作  
中洲志近世甘泉湛先生續其書及黃泰泉先生修  
全廣志取以叅據中洲亦里也有名賢以表章則里  
仁爲美有後賢爲羽翼則愛而可傳今之志東里也  
寧無望於後人乎天付以文地鍾以文先賢興起乎  
前則吾與先生與今日有志之士固後死之與於

斯文者也然則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耶諸君  
子相與勵志力行用昔日之忠祛今日之敝以從先  
進之文上以光三先生倡率之志中以副二先生羽翼  
之心下以開後世俊傑之賢使後人之績是志者  
視今之簡編益爛縵焉則志者之心以慰而守元亦  
與有榮矣夫風氣之開人文之著固必有所由興吳  
之文也以子游蜀之文也以文翁山川之巨細不同  
吾願吾里斯文自今日興之也

送少默楊子還湖岸

湛若水

楊少默遊煙霞二載將歸湖詣于甘泉子甘泉子曰  
嗚呼楊子一爾心無支離爾學矣曷謂支離曰或偏  
則外或偏則內二者皆支離也夫人知偏外者之支  
離矣而未知偏內之爲支離也偏外故忘本忘本則  
偏內故忘物忘物則寂二者皆離之疾也離也者  
離也貳而貳之也是故致一則一矣君子之學內外  
合一動靜合機體用合原物我合體內外合一者德  
動靜合機者神體用合原者道物我合體者性堯曰  
執中舜禹口精一禹以傳之湯湯以傳之文武周公

傳平縣志 卷十七  
得之孔子孔子曰一貫孔子傳之顏子曰博約是故  
內外動靜一也體用物我一也孔顏之後離而二之  
者漸矣千有餘年而後有周程故程子曰一原曰無  
間周程之後離而二之者甚矣嗚呼一之者其誰乎  
是故內外分而動靜判動靜判而體用離體用離而  
物我間夫天之生物一本也夫道一本者也知不二  
本又何有於內外故一之而後可以入道道無二也  
或曰楊子子予之言契矣聞內外動靜體用物我之  
合一矣執事斯敬矣駸駸乎而之道矣吾子猶諄諄

支離之戒也何居甘泉子曰傲慢遊滌之戒  
而乎大聖也何居龜山之於程子也晦翁之於  
也猶不能無惑於離索之後也何居失適道者不  
其塗雖萬里可至焉中道而二之則雖十里其能  
之哉嗚呼楊子一爾心無二爾塗矣

重修饒平縣城碑記

國朝

吳六奇

今天下區宇混一自都會以至郡邑如金如湯綺繡  
相錯旣屹然有磐石之勢而濱海重地又必界諸干  
城俾鎖鑰之誠以疆圉堅瑕爲社稷生靈安危所繫

則綢戶牖而固苞桑乃身任封守之責者所不容辭也饒平稱古巖邑城之建置自明成化迄今多歷年所雖雉堞之垂有基勿壞而樓垣之類倣馬路之傾仄與夫敵樓鏡臺建設爲疎處處皆艱防禦卽當四境無虞猶須亟修葺矧值山海狡寇窺闕叵測之日乎余旣奉命受斯重寄敢因公帑莫支樂輸難勸之故而不竭力興事是以自捐俸貲委中軍叅將鄒編右營遊擊馬嵩城守叅將葉新與守備鄧國龍督需木石灰磚諸料鳩募工匠次第備集乃同邑

令尹戴高墳徵役民力率作經始先從東城修築而北以及西南周圍七百二十一丈危垣梁門樓悉砌葺完固惟北城傾裂殆甚則拆卸至基從新改砌者計二十六丈其所新增築建者東則鏡樓二座敵臺一座眺樓一座南則鏡樓二座眺樓一座西則鏡樓一座眺樓一座北則尊君樓一大座計七間又護樓七間又大鏡角樓二座眺樓五座共計十有七座莫不堅密軍壯至於周圍馬路悉用灰石砌濶三尺填高二尺而環城鏡眼則共開一百六十俾登陴可以

黜驟捍禦庶乎嚴密也是役也以順治十五年十月  
興工至順治十六年十二月告竣計余自捐暨戴令  
捐俸百金共費一千八百七十兩區區拮据心力聊  
以圖我國者畢吾責敢曰城廓既完自矜足恃哉尚  
賴社稷之靈而命久和之斷以永保巖疆於不拔云  
爾

重建饒平縣文廟碑記

吳六奇

余自乙未春奉 天子命駐饒下車見民居殘敝神  
廟多頽已覺心感及履學宮則傾圮尤甚益愴余懷

目前教官龔兆麟今教官張一良孝廉陸禱朱世和  
尚矜翁顯卿等有題修之請余訊其故僉曰前者屢  
修矣以苟且補葺故不从而壞近者亦屢議修矣以  
募金於衆故弗克有成余乃思衆之不如其獨也修  
之不如其建也於是獨肩重建之任遂鳩工庀材委  
官督理及屬諸學博士矜相度經營先定聖殿規模  
棟高加前三尺五寸基濶加前四尺五寸週圍加作  
迴廊如郡學式其柱石丹墀皆更新鋪砌四配壇位  
咸屬增築故殿宇視昔為壯次則大成門其牆舊用



土今易以火磚門前後皆豎石柱又次則東西兩廡  
舊惟數椽故悉新之又次則泮池昔已圯陷今俱修  
砌完滿至於啟聖公祠久鞠茂草今始改向重建皆  
煥然一新矣是役也於順治丙申年九月初九日興  
工至戊戌年五月十五日報竣計用銀三千六百兩  
以內有舊磚瓦補湊外又有兵力之扛運故費稍省  
焉方今海內學宮皆奉 功令次第修復而余之興  
舉則在 聖旨未下之先蓋爲至聖先師起見非敢  
藉此以要獎譽而博令名也謹備述其事勒石爲

重建饒平縣儒學明倫堂碑記

吳六奇

饒之文廟余旣載造落成復有事於明倫之堂從諸  
生翁顯卿等請也諸生之言曰鄉國建學皆所以明  
人倫斯堂之名是以昭垂乎千古名旣歷千古而不  
易堂亦歷千古而不毀此五常之教所由歷千古而  
不劫也公固人倫表也請繼文廟而輪奐之庶堂  
幾毀而復新倫幾晦而復明學宮其永賴乎余曰唯  
唯否否倫表之屬豈余所敢當哉惟大闢堂構以待

師儒其明之始畢余建學事耳微諸生言余已預擬  
興作矣抑余聞之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此孟夫  
子之言也饒爲古治稱名區風氣勁直民俗素樸有  
三代淳龐之遺其秀而爲士者發軔斯庠莫不賢良  
方正爲綱常名教之範從來元老輩出於今名獻迭  
興雖當兵革之餘而家治詩書本業人敦孝弟力田  
益知親遜之化本於學宮則興起而作新之使功名  
出於中焉節義出其中焉固爲民上者之責也余旣  
身在斯土可對斯堂之頽敝而不爲師儒講肄地哉

而無間也饒邑帝君廟在文廟之左當年卜度初建  
井不聳峙其地壯麗其觀與宮墻相爲輝映然歷久  
而壞也則亦與文廟等余叨守斯土固有起敝維新  
之責乃於學宮告成後卽建俸九百餘金委中軍副  
將鄒瑞督理重建復命効用官黃雄董營繕之役以  
康熙元年九月經始越二年十月報竣而廟貌又煥  
然一新矣夫廟者神之所宅神者人之所存創帝君  
之神所以長存天地間者惟是一腔忠義之心存夫  
人之內是以無所往而不若至使天下之人罔不祇

畏而崇奉無斁者皆此心之爲也今日舉僻邑之人  
入其廟而對越焉仰瞻紫臨在上者帝座巍然帝容  
儼若倍足以發忠義之氣而懣奸雄之膽使人心一  
歸於正於以維帝君之靈者邀帝君之佑而新此巍  
封爲神人永綏也哉

學祠田租碑記

吳啟豐

學宮之有田也由來舊矣大抵出於重學之仕宦及  
諸士大夫起家於學者之所貽以爲多士作養資其  
盛典也若夫祠租之設則名賢後人奉厥祖考香火

爰委中軍副將鄒瑞亟徵梓人採木石任董率事又  
命守備金文琳督理而營繕之乃重建大堂一棟益  
以兩耳宮房堂下兩廊建爲博文約禮二齋左右各  
四間又建大門一棟左右各一間大門之東西建騰  
蛟起鳳兩亭出東亭則建儒學門出西亭則建藝林  
門及建土地一祠於東巷之內基址規模大率仍舊  
而棟宇之高垣墉之固與夫堂皇壯麗之觀則過於  
疇昔是役也經始於康熙元年臘月報竣於康熙三  
年正月計捐俸一千餘金余於學宮之役庶幾告厥

成功矣若夫登斯堂而敷彞訓以躬行倡迪之權此  
千古事也人倫表率端屬之教養斯民者豈余所敢  
當哉敬記其事於石

重建饒平縣關帝廟記

吳六奇

粵自生民以來爲天下萬世所服教畏神者惟一孔  
夫子迨三代而下復有關夫子出一則聖而人一則  
聖而帝其顯號金尊千古故自京師以達郡邑莫不  
立廟而又必崇其殿宇而輪奐之以享祀於無窮焉  
誠以神功聖教皆爲萬世攸賴者以入天下之人心

而學中之用不及焉饒陽之學爲余先君少師順恪  
公所再造不惜數千金之物力使殿廡諸祠及明倫  
一堂皆巍煥維新於以尊崇聖教而興起人文者一  
紀於斯邇自廟貌落成以來先君日勤瞻謁每塵風  
雨飄搖之慮時加綢繆期俾勿壞而於育才造士之  
事尤孜孜弗倦惟懷永圖迨先大父 誥贈少保公  
以學校興論推崇賢祀爰稽學田之典前此殊覺寥  
寥且學田收自學博祠田祇爲其先皆無與於士先  
君固將贈益而兼資之然有志而未逮也今先君復

以身後耳目之公而入祀名宦矣余旣幸席先勞嗣  
守先服敢不勉繼先志况余儼諸生有年豈以一朝  
撤官遽忘教養之地乃亟置田一百八十七畝零帶  
甚一百五十七石零送入斯學歲徵之租自輸賦外  
則頻年香火不時修葺之需皆取諸此餘則悉貯爲  
科舉諸生卷資路費三年一贈其他則非師生所得  
而取者總體先君惓惓重學意而竟其事焉豈第爲  
福考兩祠設哉業經照會縣學兩存案牘仍委原督  
丁守祠官金文琳司管租事復給印簿俾登出納每  
歲報核以杜侵漁而防破冒余又慮歲久籍湮流傳  
生弊將欺匿而莫可考也故必勒諸碑碣昭示來許  
庶乎永垂不朽耳

鐸書序

劉 抃

今之爲令者皆曰催科亟矣撫字亟矣夫催科撫字  
固所宜亟而正風易俗猶不容緩誠以教化之興衰  
乃民之順逆所由分而安危所由係所以古人出治  
必規其大要而圖之蓋有見乎此而然也余吏饒三  
載深知饒俗之弊謂治必先去其太甚而後教化可

得而施是故盜賊有除也刁訟有懲也而且設義館  
謀士子嚴藥賴禁溺女亦旣駸駸有成效可稽矣因  
念昔讀全史如明道先生爲晉城令民有以事詣縣  
者悉告以孝弟忠信見民間子弟書輒爲正句讀又  
橫渠先生守雲巖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集鄉之  
高年於堂而躬廸以事親敬長之義二事均足光耀  
史冊余於是不禁皇然起曰是不可不以之教饒民  
也蓋饒民前困兵燹瘡痍未起斯時宜謀生養今哀  
鴻已集興行難緩如謂盜息訟靜人知愛生即可告

無愧於長吏則四維何由得正六行何由得修不幾  
質之古人而有遺憾乎於是仰體 聖天子仁愛斯  
民之睿慮暨各當事大人移風化俗之深心遂集羣  
書詳訂補輯彙成一編其 聖諭之森嚴與律例之  
明晰以及果報之彰著更爲周悉使人易於省覽用  
以分給鄉約耆老朔望公同講誦俾慕善者相勸而  
歸於正而畏罪者亦相惕而遠乎邪吾見急公者衆  
而犯法者寡雖曰以興教化也而催科撫字之道無  
不全乎此不可謂於饒無少補也是爲序

饒平縣志卷十八

穎川劉抃纂修

藝文

備倭小論

明 郭春震

備倭者本以禦倭寇也近年倭鮮至而閩粵人與其  
溫紹人亡命者率竄入海遂肆猖獗為濱海諸郡患  
往者議發餉金募海夫比舊設軍士已數倍又不足  
益以東莞烏船號子弟兵又數百然而不能遏其益  
以寧息者豈盡謂官兵怯弱耶其故有三一曰窩共

謂濱海勢要之家爲其淵藪事覺輒多方蔽護以杜  
脫免一日接濟謂黠民窺其鄉導載魚米互相貿易  
以贍彼日用一日通番謂閩粵濱海諸郡人駕雙婦  
挾私貨百十爲群往來東西洋售諸番奇貨因而不  
靖肆劫掠此三患者閩粵大畧相等爲今不合并誦  
省之力以夾攻不除此大患卽兵船歲增月益勢不  
可息昔人謂以守爲戰在執事者圖之

淵源考

楊鸞

道理浩浩未易窺測得知幾要者斯可以入道堯舜

內精一執中而已矣故仲舒曰三聖相傳惟一道湯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則緝熙敬止武則守丹  
敬義之戒周公則得乎思兼三王之功好古敏求  
在而不怨夫子之學也其教人也以求仁爲要其自  
也以一貫爲旨顏之學也以博約其收功也以卓  
曾之學也以弘毅其成功也以全歸子思子則以  
慎獨之功造一誠之域孟子則以知言養氣之  
克美大之量周子繼一脉于久喪之餘得乎主靜  
欲之要故能開濂洛之傳程子一聞尋樂之後



六經而後得彼其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乃其法也所以自得者又在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人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四言雖小然非知道者其孰知之張子之學由精思而勇變精意咸露於西箴子則得於觀物故卒成其內聖外王之學朱子則平乎道問學而無遺乎德性也陸氏則多正尊德性亦不并舍乎道問學也二公始異而終同皆有功斯道也元自魯齊之後有劉因我朝自康齊之後有白沙焉四君子皆得濂洛而尚友千古者也江門

百不過自然而已矣故其詩曰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此乃其宗旨也不避逃禪之迹不肯小用其道人品豈可以輕議哉秉懿在人是非自有公論矣然則振江門之遺嚮接程氏之真傳以上承精一執中之脉者豈可無其人乎端有望於大科陽明矣認天理之教致良知之訓我其無間然

續上偶對 有序

薛 采

昔貝瓊作土偶對似主刺譏者予復有對土偶事而肯乃與貝異因爲續土偶對

饒多廢寺馬坑寺燹于兵舊矣棟宇折盡壁礎餘叢  
薄間惟隅瓦加四柱焉傍有座神無存者獨一偶毀  
而剝膚淘碗滯者過半矣薛子暇過見之指而咲曰  
是將漸以盡者偶乎偶乎吾懼而之不偶也薛子歸  
偶見夢曰若何淡於予譏哉天化之于物也有生常  
復於無生有形常復於無形故無始而不終無有而  
不無無生而不死人直天地間強陽氣耳雖以德如  
勲華功如履發言如偃商方其存也非不魁然而爲  
有迨其旣也亦且我然而爲無况乎憑生之衆都之

以其容盛之以其氣矜之以其智彼以可恃以不毀  
也恣六慾以攻其外淫七政以治其內一旦浸假以  
化以之爲蟲臂以之爲鼠肝不爲偶之漸盡者無幾  
矣且若以吾樂爲偶也哉而吾未爲偶也混迹于坤  
維望形于大塊又焉知有所謂偶也及至假我以機  
發塗我以丹黃飾我以章服吾離我真也久矣今復  
以我以風雨鏢我以歲月吾將復吾真焉方惡乎漸  
之不以也若何予譏乎薛子叱之曰而徒知無生之  
不死抑豈知有死之常生乎蓋造化之常能淘有生

而不能淘無不生能滅有死而不能滅無不死能化  
有有而不能化無不有人之生性實本天地之中蓋  
造物者之精也是故至人者常能以一日而爲千百  
一之計蓋其心括乎宇宙而宇宙不能窮也氣塞乎  
萬間而兩間不能磨也精貫乎日月而日月不能蝕  
也游乎太虛而不該駭乎氣機而不宰乘乎陰陽而  
不變若勲若華若履若發若偃若商正所謂經萬劫  
而不朽者也欲一旦斲而滅之也得乎而乃齊之于  
焉生之衆謬也惑矣抑有生之樂聖哲貴之一息尚

存此志則懈是大人者所以體天而盡性也性盡則  
尚存矣得視今朝露而相歸於何有之鄉乎若夫以  
無爲首以生爲吝以死爲尻此蒙莊氏所以聲天下  
惑後世也烏得以爾偶之得返其真者爲解哉偶無  
以答垂首而去薛子亦寤遂書之

陸丞相墓辯

郭子章

于來湖二年餘四境稍戢定郡鄉先生讀予續郡志  
則先徵南粵于將軍海軍鎮全粵東蔽不可以亡志  
而遺之書曰不佞聞宋陸丞相墓在灣山北青徑口

將軍訪其神道安在己丁將軍報予址石僅存碑表  
無沒予傷之令歲不歸童牧哀歌責在守臣乃爲伐  
石題曰有宋陸丞相君實之墓下令禁樵蘇雖然竊  
有疑焉考宋史宋亡厓山之日丞相走帝舟舟度  
不得出乃負帝屍投海中七日浮屍出于海十餘萬  
人丞相傳祥興二年癸未大戰宋帥亂丞相朝服抱  
帝赴水死未載丞相墓元至元十七年三月潮州路  
總管丁聚立碑于青徑口墓下記曰陸君實甲於文  
大祥榜與陳宜中議不合謫潮數載母夫人卒於

不能歸葬聚爲擇地封其墓坐北向東五峯前秀欠  
丁九郎俊雅能文予甚愛之不幸繼卒附於大母之  
側聚知君實顛沛流離隨龍沒波遂給官田五頃以  
贍遺孤亦未載丞相墓我明天順五年修一統志載  
陸秀夫墓在府城南八十里海中嶼上丞相墓在潮  
州境其說始著宏治十四年漁人伐有溇墓陸季子  
孫訟之官知府張景暘同知林廷模制衣冠遷於負  
郭山廢庵桂臨官地而自爲記宏治十六年南海張  
廷實詔修厓山志貽潮守葉元玉書曰考陸丞相墓

世潮治域海海中嶼上厓山破丞相驅妻子負幼主  
死海前居潮時長子由好漁獵逐居海陽關望砂岡  
八重絕忠臣後也一統志與潮府新舊志同而新志  
則云訪其碑已不存莫得其處僕爲嘆恨幸多方物  
色以慰忠魂其後葉守與丞相孫陸某求之終未得  
乃立新祠于韓山之傍而廷實爲之記今厓山志中  
所稱丞相墓說與葉守書同而末又疑其祠曰秀夫  
死厓山墓乃在潮豈浮屍出海後有負骨以昇其子  
如大祥之歸葬吉州者耶則厓志亦未有定論又考

陸氏家譜元至順三年丞相三世孫潮遺言陳宜中  
與丞相議不合丞相得罪安置潮州以奉曾祖母及  
祖母趙又攜長七郎八郎叔九郎弟秀甫來家于潮  
之關望港口曾祖母九郎連喪知潮州軍事周梅叟  
爲營葬於南海山九郎附葬景炎二年名丞相還朝  
趙氏一子雷潮丞相攜妾倪同幼子家僅端兒正兒  
赴名厓山之變丞相負主沉海七日屍浮端兒正兒  
貯丞相屍歸葬南海山鄉人俗名祖墳屋地爲學士  
館名田爲陸處園以此然則廷實負骨歸葬之說豈

其聞此耶子章及復惟之信書外史不如史信人言  
聞不若見宋史帝昺與丞相傳俱不載墓元以至元  
十三年滅宋丁總管至元十七年為立南灣墓牌距  
丞相死十四年耳記云聚為擇地葬太母九郎附焉  
則南灣之墓實為太母骨記又云君實隨龍沒波若  
有憾焉不得歸葬之意史信書丁總管見知則丞相  
墓之在潮其有無可槩知已張守負郭之墓直衣冠  
耳藥守失之墓求之祠祠韓山蓋信之也史稱十餘  
萬屍浮海而陸氏二節獨生丁總管碑記自擇地葬

八母而陸海屬之周楊變其說才府子未敢遽謂然  
予題南海灣墓必曰丞相墓何也世亡不朽之骨  
而有不死之靈丞相靈在南海而母在南海孤墳幽  
心隨潮上下神往神來能不依依乎故知南灣北十  
里丞相魂將焉依而墓不曰丞相豈所謂宏宣教義  
激忠烈者乎過首陽者哭曩齊絕泊羅者吊靈均  
矧夫母骨子魂若坊若斧於海之濱也予惡知其  
孰為母孰為子也曩予為郎金陵入觀古帝王廟凡  
般業君必祀而元祖獨闕問之守者守者曰嘉靖庚

皮肉薄都城世皇帝赫然怒命使以一甕封之金川  
門外與狐兔伍乃丞相墓與子鄉文信國墓巍然青  
螺山之巔伏騰守臣虔其祀不敢不舉夫然後知  
王土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有味哉觸之言也

馬明王辯異

國朝 陸康箴

涿東關有馬明王廟創建已久縣額設遞馬以供往  
來每思駟駟矧望必躬親詣禱之誕日邑人皆釀以  
祭牲用羊而不用猪奠以茶而不以酒予竊怪之詢  
其故則曰王乃回種回子不事酒肉故祭必屏焉問

其何考則曰相傳如斯也也意何訛甚也嘗讀史至孝  
王時有非子者好馬能善養王命王馬所渭之間馬  
大蕃息封爲附庸君邑於秦夫好馬能善養馬則人  
欲求馬之蕃者必尊之以爲神崇奉而祀之此其神  
殆卽非子是歟非回音同故傳者不知爲非子而訛  
以爲回子也至爵以明王又後代從而加封之也不  
雅云吉日之詩先祭馬祖解曰春祭馬祖夏祭先牧  
馬祖爲天駟先牧始養馬者天駟房星也先牧則必  
有其人矣史記柏翳氏爲舜主畜牧非子乃柏翳氏

之後裔或者如農人之祭先嗇未可知也予亦未敢以非子爲是特證以非爲回之訛祭之日不加以酒肉焉明神其哂之矣

保平縣志卷十九

藝文

潁川劉抃纂修

寄潮州葉古崖太守書

明張詡

僕有事奉告近纂修厓山新書因考三忠事跡其陸相墓在貴治郡城南澳中巔上石碑尚存秀夫爲宰相立衛王於厓山及厓山破乃仗劍驅妻子入海負幼主赴海死前居潮時長子由好漁獵遂居於海陽關望砂岡公死而後不絕亦天之所以報公也載於



大明一統志者與潮郡新舊志同也而新志則云訪其地已不存莫能得其處僕竊以爲此直精誠之未至耳精誠如朱壽昌則五十年已失之母當或見於一日人雖不知鬼神固知之人雖不告鬼神固告之也况志明言其墓所在而碑失乃在近年僕爲嘆恨累日因作詩記之錄於別紙今多方物色而不得不得已如新志所云就其地封而表之庶乎忠魂於不死者無不可也曩者陽江知縣柯昌大封張太傅世僕墓於赤坎乃建祠墓下以祀之僕已大書於柯館

六官而勝事與遺烈並光載籍無窮也執事出守是郡數年矣政聲大播爲嶺南良牧取其於表章忠烈激勵風俗之事必所樂聞而勇爲之者也僕以是敢爲執事告幸留意焉宏

治十六年

### 答葉古崖太守書

承諭尋陸丞相墓一事委曲情備足見留心但陸氏既有子孫墓終當有踪跡也然葬旣得海濱風濤之衝祇宜封表立石耳至於立祠必如執事所云在韓文公祠左庶幾便於香火且起往來人之觀瞻也幸

吾執事卒成之至禱至禱

附答張詡書

葉元玉

承命求陸侍郎墓訪得本部有高士陸大策者爲童  
稚時得聞其先人云南關陸氏尚有忠正神主在堂  
又有墓在鴻山北青徑口及譜存焉惜乎譜遭兵燹  
完存者僅二葉耳亟索而讀之公諱秀夫字其實諡  
曰忠正乃楚州鹽城人也後徙家鎮江宋景定初進  
士性沉靜不苟求知於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處李  
庭芝鎮淮南辟置幕中擢以叅議德祐初復擢禮部

侍郎使軍前議和不就二王走溫州追從之益王亦  
福州進端明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濱  
每朝會間儼然正笏立如治朝因以陳宜中譜遂謫  
於潮公四子有曰由者好漁獵而教於海島由以壽  
終於潮而末破爛不知所云其二葉有水村劉壎詩  
一章云天地無托足海天同隰原明知復何爲不忍  
隳三綱裸薦覲少延謳歌寧遠志或者昔在齊聊且  
帝一方竭屨意委頓臣謀非不臧運去天莫留力盡  
心彌強終不負吾主名義天地長懷璽隨龍遊舉意

永中央斯人文華士乃爾百鍊鋼機雲儻通譜應羞  
朝洛陽又家藏廣陵牡丹卷破爛已甚詩讀不能句  
後偶見白日樵唱稿乃宋淳熙間林霽山所著中有  
題陸大叅秀夫廣陵牡丹詩卷云南海英魂叫不醒  
此題重展墨香疑當時京洛花無主猶有春風寄廣  
陵大策又於丁巳年行吊海濱陳秀才家默念其宗  
在彼也因訪問鄉人此有陸氏何在或答云陸姓住  
於砂岡其地相去不遠又云此陸皆宋丞相之後也  
今學士館其址尚存時大策直造其地請陸氏老者

見老者曰自宋而來吾乃陸學士之後也自祖居於  
此其後子孫散處有家城南者有家城東者大策曰  
翁自稱陸氏之後有據乎老者引大策入左畔青麻  
園指其地曰此學士館基遺址也其蓮花石礫約丈  
許天井堦闌次第如故大策曰我聞陸丞相盡驅妻  
子赴海寧復有子孫乎老者曰自先人相傳陸學士  
有一子好漁獵被逐逐家海島後學士奉宋幼主於  
此溪識其地也老者言訖大策始告曰吾正城東陸  
也老者設飯以待大策而別生得此甚喜但云墓於

鴻山北青徑口益此一處海面有隆南青浚四鴻青  
徑口又不知屬何鴻也今大策既爲陸侍郎後卽當  
遣人并強大策親往必求其所謂青徑口者倘墳竟  
不可求生當於韓文公祠堂左山下稍寬平處構一  
祠專祀之庶忠魂得以少慰焉

與士鳴舍翁

楊 驥

近處泉石嘉趣名師益友此千載奇會當知百年內  
這等光陰不可多得務盡去平日舊習直從一念好  
善良心真切發見處卓然立起不爲耳目玩好所搖

每使日切一日必期表裏透徹而後已似此着力庶  
不枉費工夫苟平日逐外爲人之意有一毫不盡雖  
得工夫只成就個病根而已此生死路頭須大著  
力着破始得夫學貴於知本世學不明不溺於聲  
利貨利卽蔽於詞章功業二者皆無焉然後可以言  
學吾弟發志之初須直以聖人爲己任世俗聲色貨  
利詞章功業之習一切掃除蕩盡永不復起乃可謂  
學聖人之學苟曰吾不爲聲色貨利其詞章之學認  
做儒者分內事時或起滅不卽掃除縱做成一家與

世俗不同其得罪聖人一也近覺此病未能克治來  
言謂無定性甚中今日之病凡人臨事不能靜者只  
務外爲人之心勝能於此持醒此心將名貨聲色諸  
物一齊放下無有悶心之意當時瀟灑自在復齋號  
說議論自胸中流出立志之堅向道之勇服膺不失  
卽不遠復是亦顏子而已來歸一事非無是念但以  
二十四年之舊習一旦得聞先生至教僅掇糠粃未  
能脫然自立遽舍而歸必爲流俗舊染所汨成無日  
矣故自訟曰母子同處父母之情欲子做成好人父  
母之志願父母之情孰若養父母之志以此亦類自  
安事師下氣怡色虛心聽受朋友擇善相資貴在能  
下陽明聞子聰明有志心甚屬望當鞭策向上一日  
千里無負長者之愛可矣

與楊士鳴書

鄉賢

王守仁

差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居墓有宿草矣無由一  
哭傷哉所委誌銘旣病且冗須朋友中相知深者一  
爲之始能有發耳喻及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  
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克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

氣習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良格物方  
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  
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  
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  
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爲其然哉  
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  
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  
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  
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卽謂之異端離

此而說卽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雖千魔  
萬怪昏昏變幻于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  
陽一出而魍魎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慮之  
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  
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著色色信心心不容一毫  
增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工夫雖言  
句時有未瑩亦是士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實  
用力始不落空若是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做象已  
後只做得一箇等精魂之僕雖以後闕

答楊復齋先生

薛 璽

大學無定在定在非學也今爲學者惟陽明先生傳習錄諸書議論皆發儒先所未發直開末路荒塞以造孔孟之堂蓋間氣所生天資學力與人不同愚嘗遐視往古賢聖之生世實相遠所賴可以觀其心之同者亦惟在言論行事之間而已愚請論往古之足以証今日之非今之爲學必靜坐必不貴讀書必欲會聚夫會聚之論出於孔門以文會友之說不貴讀書之論出於程伊川半年方許升彥明讀西銘之說

而近世白沙先生亦有碧玉樓中三年靜坐得之以愚鄙見在伊川孔門及白沙所言所爲者豈有不是但今之教者執此以教人之學恐非也又近日爲學之文與時皆必取同於宋儒然後得入儒林傳夫以儒林傳立爲一家言以與文人詩人循吏諸傳並列此史氏最無見夫儒者通內外學故孔子曰君子不器若儒與詩文仕宦諸人並列爲等是器也器非君子也他如語錄言敬言誠皆有成說學者一違是說儔輩指爲非學吁不知往古知道莫先於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此數聖人皆爲帝王然伏羲畫卦神農嘗百草教人耕黃帝畫井田制度文爲備具堯舜垂衣裳而治禹治水湯放桀文事紂武伐紂其理不同其爲聖皆同何也然此特言其爲君者耳至於周公孔子之徒及宋諸儒皆臣子之屬周公相成上制禮作樂太公望見而知者於其未事文王之時釣渭鼓刀之業耳孔子訓誨鄉邦子弟而已孟子遊說諸侯顏子潛仲尼於陋巷然孔子嘗有六經刪定游夏文學頗似孔子至宰我子貢但居言語之科冉

有季路但居政事之科閔子顏子冉有仲弓季無文學之傳益稱十哲於道雖有淺深皆曰知學宋儒以子作通書太極張子作正蒙大程進士御史學見其書不著書小程處士後雖爲官然其先有易傳不論語諸書解語錄之集二程皆有然自是而後便有形像矣凡爲學者皆必解書皆語錄如新爲程之門人若游揚呂劉之徒其心不知何如迹之同如合符節朱子之後其面目手足便欲如人然愚嘗取程朱語錄與諸書之解及其門人所



述聲氣動容不可謔別知爲何人此是諸儒之好處  
止後人所不及亦是諸儒之病處正行古聖人所不  
言夫道在天地間何常之有隨其所存而體之心知  
言論皆可謂道楚人之騷漢人之賦晉人之字唐  
人之詩所可病者非體制也道理也今爲學者不責  
楚人漢人晉人唐人無聖賢之道理而謂其爲騷爲  
賦爲字爲詩不必如楚如漢如晉如唐可是何異於  
混一家之男女童僕而一樣衣冠也耶且今廟廊鼎  
鍾古作之銘必如詩經之作何邪詩經之作雅頌之

文多出於周公今必學之者其學周公之道理邪其  
學周公之體制乎夫周公亦何必爲是體制蓋風氣  
之會性情之發當如是也故理無定在而迹則有定  
在如人之賦形一定而不可移易今之爲學者是不  
求其心之同而求其貌之同不知忠臣節婦一男一  
女不同其人而同其心今我之所以取之者取其臣  
婦之貌乎抑取其忠節之心邪執此而觀則爲學者  
信不可徒學其迹也貴神明其心也故繫辭曰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惜乎能神明者少此道所以不明不

行也屏山曰心心有主喙喙爭鳴與俗人不知學者  
無異焉不知高明以為何如

饒平縣志卷二十一

藝文

陸丞相像贊

穎川劉抃纂修

明宋濂 金華人  
學士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雖遐兮龍堂則邇玉雪  
皦如兮肯汚泥滓赤帝出海兮爾心不死

又

張詡

扛鼎之力舍宏之量捧日南奔首君弼亮碧海蒼滄  
行朝草創玉笏垂紳大學勸講潤色絲綸王言敷暢

時時從班飲泣北向大寧頓非朝服陳狀一辱犬羊  
生不如喪蛟龍之窟臣主俱葬爲社稷死義之攸當  
龍逢比干我心一樣皎如日臨魏乎嶽壯

楊復齋先生像贊

薛 雍

大海之濱中有真人幽而旋元契化明而路義宅仁  
荒谷蕙蘭盛世鳳麟爲後學之望太山北斗守先王  
之道規矩準繩純粹之德璞玉渾金正言懿論太古  
希音仰蒼天孰與其高觀滄海孰測其深吾將被春  
風想先生和氣飲人之容觀日星見先生光明正大

濟濟若先生者可謂治世之逸民而先輩之風于斯  
爲盛先生臨終時委銘於余至是雍元來繼予銘以  
卜塋於韓山左麓嗚呼予尙忍銘先生哉銘曰  
志厥遠且弗渝溢厥有以裕餘心厥乎斐然儒予敬  
銘爲後圖

家誠

薛 豐

事物厚重則久遠輕薄則速歟於人亦然古人嘗謂  
非享爵祿之器夫亦自輕薄者言之富貴福澤天所  
以厚我我爲天所厚何與於人而必自視過高視人

過卑以此施於鄉之人且不可況親戚間邪故當常體古人睦婣任卹之意不可自尊大作輕浮態爲世所笑

宗族中賢愚不一固有好禮而尙文者亦有無知而縱肆者然在我旣爲祖宗所厚得爲士夫則當以賢者自處凡事有拂逆於吾心皆當責其身於道不宜生怨於彼宗廟所當爲者須盡心力爲之不可愾彼之愛敬我與否只念一本之意則祖先者吾之祖先也念我之祖先自愛我祖先之所生者也以此自寬

訓豈非世教之大有賴乎予又觀代巡吳菴溪公嘯祀二楊有曰遺室曾孫二氏事始盡道始終無異又以徵二君子道先於身而行於家各生所呈與其所聞無異云云人心公論千古不磨噫楊有雙節愧天下之懷二心歟

讀楊門雙節傳

張大會

嗚呼婦人之名不踰閭閻智慧行能耻以哲聞所不自表見垂芳金石者節焉耳矣然窮鄉下邑委巷遺事非無堪述所遭非幸往往名湮教齋復齋二先

鎮正德間聯名鄉書倡學嶺海於是慕道之士景仰  
響臻巋然爲潮儒宗而曾孫二婦以節金顯其門  
猶登芳荃於蓮室樹瑤華於元圃詎不有厚幸乎  
然埋玉三紀而邑乘未采余竊悲之因讀鄭君撰  
附斯數語庶異時載筆大雅稍備收閱或亦其志二

陳節婦列傳

楊 瀧

許子振與鄭德進爲死生交蚤締秦晉子振亡德進  
之子亦殤厥配陳孺人乃以其息宰我仲子是爲隆  
慶五年辛未也余不得交子振而交德進進數爲余

言子振及孺人德勇刺首藉他家人而不給者藉藉  
人十指厭之教小叔已俾晚孺人矣無何舅見背叔  
果挾母令已子嗣孺人恣肆遺業多立名號割以償  
博遊孺人恐違姑不敢尼也此五年嗣死子繼之  
父繼之姑老不耐毀尋不食卒前後倥傯几楮  
麻芻米菹鹽之貲皆坐子然孺婦任何之括膏  
拖輓御鮮肴雖建鼓求之不可得矣孺人喪事畢  
力耗盡幾不謀旦夕會余出守武定命仲婦空二  
奉孺姑之小顧其所缺德進亦捨溪租以贍乃因

姜買天黥侍兒教以織醜町腫隙壤都藝瓜蔬時  
批龍塵盥手蕤香逢先人諱治具豐潔序諸孫虔  
氏子偶因不速至得饜歸則相率爲常計時借  
所謂敖小叔亦挑撻爲餒餘來恬不知惡矣後別  
居再擇嗣得仲房次子貌偉哲性佻生從窶困可  
節齋敖叔心嫉闇咻默然移及完聚喜以誘之怒  
畏之卸逋負歸之造飲熒毒之外患日侵家難日  
一筋動丈夫竟使之憂悴銷骨以死尚望似續哉  
則孺人之兩不克嗣天耶實敖叔也叔乎其謂人

丁酉余歸自楚三月而仲兒殂孺人哭謂女曰天

胡不卽隕未亡人而奪我倩也未亡人依女女依倩  
倩去誰依昔寡母爲未亡人毀死今未亡人猶及見  
汝寡也予之不辰雷喘何爲謀維經女抱木主憫乃  
止是歲歸鄭用楊子曰陳氏可謂真能活子振者矣  
使子振在亦不過生事死塋祭不分責於昆弟又端  
臚繼以肥之有逾孺人今日者乎然子振在物力旣  
窮無沓研之術亦烏能以闔許宗功問德進也子振  
幸許氏大幸而孺人於是乎爲窮天壤大不幸矣

饒平縣志 卷二十一  
祭忠正陸公文

徐相巡按廣東御史

惟公德性天全問學夙悟出而相宋值宋多故興廢  
植僵周旋調護國步難支播遷中路淺灣舟移匡門  
旗仆負龍沉波三綱益固公存一日猶有宋祚公與  
國亡不辱黼黻曩公過潮潮人祠公懿德在人年遠  
愈崇今某奉天明命來巡嶺東敬瞻廟貌實企高風  
謹以牲醴式觀儀容公其有知鑒此忱衷尚饗

遷葬忠正陸公祭文

張景暘

宋季宰相陸公負幼帝下海葬於南灣之海島宏治

十四年漁人伐其墓致訟公庭供係本山大石所題  
宋忠臣左丞相陸公之墓石末書元樞密院副兼潮  
州路事總管丁聚題石時二府林公庭模慨忠魂遺  
草莽遂遷墓於廢庵知府張景暘等謹具牲酌奠我  
忠魂其文曰恭惟先哲乾坤正氣日月爭光孤忠大  
節百鍊之鋼墳兮海島漁者所戕感慨奉遷負郭之  
陽枕以玉屏定以佛堂面以層巒俯以小江荒邱州  
畝奉克俎觴況公奕葉近侍在旁神靈有恊承以安  
康尚饗正德十四年

奠楊少默

王守仁

嗚呼士德之資精一之志篤信往勇真足以任重致遠亦既有聞矣忽中道而奪之天也吾誰歸咎乎士德素多病得去冬懷玉書云扶病還潮謂亦常耳秋初上鳴過贛凶變適傳且疑且愕謂爲不信旣而尚謙報至而果然矣嗚呼痛哉斯文之不幸往歲曰仁之慟吾已不忍其烈今復慟吾士德其何以堪之昔尚謙爲吾言潮有二鳳蓋指士德昆季也後皆相繼爲我得自以爲斯文之瑞而今失其一矣嗚呼傷哉

空歸聊附一奠痛哉士德今日已矣復何言復何

又

湛若水

吁道喪千載學失其心失之者豈惟逐物而遷蓋心相持束縛夫君如髡如鉗則忘則助二者文愈分而不知本體之自然者卽在不存而內外合一而不容二三以分也昔尔心氏遠來歸一見之間遂喜得君君年孔富其氣孔壯許以其以志於仁爾時匆遽未罄其餘繼以季翁再謁墓



慮我方啣恤畧示要樞誓心卒業無論荐書君師  
胡謂乎同道士鳴來樵合一 是討踰年君來昆季其  
究君時是內惡物之疚君病憊悴予曰心病予憂全  
言予言砭訂君亦予然匪則來正孰病孰知生也一  
幸嗚呼豈謂而終以是滅其性耶夫學以復其性一  
反以自病焉其天邪其人邪夫後世風靡知學者不  
知學矣而虛不得師得師矣慮傳習之猶非真傳矣  
慮力之弗宜宜其力矣慮其年之弗彌無以畢志願  
之所期若我士德者可謂知學而得師矣而年止于  
斯齋志而沒其傳耶力耶非耶嗚乎悲乎

奠復齋文

王守仁

嗚呼士嗚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耶往歲士德之  
沒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嗚又相繼以逝五  
安所歸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足任斯道者  
一省一亦不一見而顧萃于一家之兄  
弟又果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此豈出於偶然者  
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賢之光輝翼斯文之懿遠  
而乃裁培長食則如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若此其

功其果出於偶然倏散而天亦畧無主宰于其間耶  
一呼痛哉潮在南海之涯一颺之中有薛氏之弟兄  
姓既足盡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  
毅然任道之器後少頡頏而起也 數十其山川靈  
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  
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 今海內善  
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以成德之士  
如祥麟瑞鳳爭觀之爲快向風而興起比比也則士  
鳴昆季之生其潛起默相以有續於斯道豈其微哉  
彼黃馘稿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  
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死生無  
去來士鳴則旣聞道矣其生也何所喜其死也奚所  
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  
安能以無一痛乎痛哉

又

湛若水

於乎士鳴而至於此耶而止於是邪孰主張是邪今  
學者患無受道之器有其器矣患無必爲之志有其  
器有其志矣所貴遵道而不貳有器有志而不貳矣

彼任重道遠者必天假之遐齡而遠乃可致若夫不  
遵道而貳致遠而泥假之遐齡彼蒼蒼者將何意耶  
於乎昔者子也與仲驥也承命伯氏千里而來同負  
笈筥及再見于荷塘之廬聯舉秋試慨然聖學之金  
詣豈非後生可畏耶士德北遊子若予樵之屺講合  
一之學于勿忘勿助之際士德乃來予有砭劑予願  
謂子爾轍勿異是以有支離之說易途之誠也於乎  
昔在夫子之門稱好學者顏氏之子終日如愚獨以  
默識故曰萬言萬中不如一默於乎爾舊字少默宜

默不默而乃以鳴易爾字耶多言傷氣氣以動志往  
往以談以歌徹夜不寐不寐固勵志也以能養其身  
將指爲禍生之戒夫然後知勿忘勿助者絕無絲毫  
人力乃爲學之至也於乎海內同志者無几得爾兄  
弟又五六年相逐而逝此夫子所以慟喪予之慨豈  
天果無意於斯文也耶豈天無意於斯文也耶子來  
觀光死於師友命也義也魂無不之還爾故里哀哉

清野薛先生碑銘

盛端明

先生諱疊字宗文清野其別號也遠祖光州固始人

唐垂拱間有蘇軍事平廣寇於閩漳者遂家於閩漳  
之赤嶺後遷漳南之四都漸山傳至先生之高祖官  
君曾祖田涯祖松坡公諱髦考諱歌學精于緯象堪  
輿家鄉人重之稱爲誠篤先生先生生而聰慧方孩  
若老成人甫十三喪父與伯氏事其母盡子職其母  
疾亟夫婦朝夕不離親左右母乃嘆謂我兒婦事我  
願他日其兒婦如我兒婦之孝與兄分爨財物必以  
薄惡者歸之己風之所被族屬鄉鄰皆稱之正德丙  
寅丁卯間漳潮連界騷亂先生挈妻子逃難得免因

而入潮之饒平四遷乃于海陽之東津居焉讀書教  
子親師取友皆以德義爲重尤嫂方乳子而歿先生  
謀之妻棄己所乳女而養其子及有室家而卒而其  
兄亦竟無後先生自養其兄及卒竭力營葬每遇歲  
時涕洟哀痛暇日命二子時立叙平生歷言己志繼  
以古人行事爲可戒可法者曰爾輩苟有成立其後  
後於富貴而忘我言泉下無相見也予平生志願寧  
爲清民毋爲汚鬼我死若腹民之膏血以祀我我不  
享矣更有爭者躬而解之有化其德而盡其所棄之

婦者數家其感人類如此嘉靖丁酉歲大歉勸鄉之  
富者出財壯者出力築碑疏塞田成賴之出野見有  
白骨則自荷鍾埋之遇塗有餓殍以己之食食之二  
子遊學于鄉先生楊少默常嘆曰清野先生篤信好  
學古公于也貧且老矣而志不渝可謂難矣己亥有  
司聞先生之德與齒遺承事以例授冠帶得壽七十  
有一所著有清野集及譜系若干卷藏于家配李氏  
有賢行一子曰雍舉鄉進士曰元膺歲貢孫身曰虞  
林庠生曰虞畿選貢曰虞良庠生曰虞廷庠生曾孫

無乎不忿疾於頤而在我無可議之事矣

父與之間不可慕人榮華勢要大抵此等事在人家  
亦何常之有得一好子孫便能成得一不好子孫便  
能敗成敗之機係於人何定哉今交與之間見人榮  
華富貴遂與之遊此儔果賢人君子亦不係於世類  
遊財通食能不德色若膏梁子弟恃父兄顯要雖一  
尉意氣相投權若骨肉一旦相拂無所不至挫辱其  
次也矜恩又其次也惟見幾君子必與時人不同如  
嚴子陵蘇雲卿一見故人得志遂不入其籠絡古今

稱之事君交友皆然其合同故其道同也今之君臣  
能始終相與於道者甚少今之士大夫登顯要又能  
幾人不薄其故交邪慎之慎之

古者賢人君子多能躬稼蓋筋力勞苦則嗜欲之心  
不生力能自給則倚人之念自熄讀書之暇可躬負  
畚鍤往田圃中與僮僕同習勞不然亦須家常田圃  
使兒婦常見稼穡之艱卽他日退休林下亦必督僕  
耕數畝以自給時種蔬茹牧牛羊養池魚歲供祀事  
之餘或可自養畧存徐孺子食力之意是亦賢也已

之心也

楊門雙節傳

鄭萬化

郡治楊有雙節曰曾氏曰孫氏俱潯陽東蒲人也曾  
氏笄歸夫楊鳳凰志聖賢之學倡弟教齋復齋師事  
陽明甘泉作潮儒宗曾氏爲楊家婦事姑理家克孝  
克儉年廿有七而夫逝矢志靡他厥母憐其無子欲  
嫁之氏揮淚曰如我夫何我夫誦法聖賢未竟所志  
向與承訣止有死守二字我父自尹北流歸有詩遺  
我以紀我必完節以副父夫之心幸勿以是言玷先

人謹默其淡端坐一室闔儀肅然者三十有八年嘉  
靖丁未秋以壽終焉孫氏歸夫楊鵬鵬學舉子業寓  
談於省而逝氏年二十有二亦無子聞訃哀慟幾毀  
及襯歸期死以其壟家人提防得免孀守屏珠綺脂  
粉專務女紅孝姑睦家益謹鵬存心正確與友論世  
嘗有孫氏節婦之許其亦識乎今果符鵬言孀居二  
十四年雖外庭無足及嘉靖辛亥冬得疾弗瘳惜哉  
嗚呼二氏孀居之槩如是是足啟閨範於後世矣予  
聞潮人有言曰楊有三賢抑有雙節云後先克紹庭  
田宅之遺須求近家使後人便於耕作又貴明白不  
可糊塗善爲子孫計者寧得之無言斯守之可無爭  
也若貪婪無恥恣其溪壑之欲蠶食小民以肥其家  
使利歸於己怨歸於人自君子觀之固爲非道而以  
利害計亦非長筭蓋怨之者衆則思害之者多雖得  
志於一時終難保於永久吾年七十見士夫家以此  
盛衰者多矣天道好還莫謂不信吁戒之哉  
商人先鬼後禮此亦有說蓋無所畏而自入於善此  
聖賢之事非可概之人人故重事鬼之道所以防衆

志也夫鬼道難幽深不可測然崇信之既至則畏懼之所由生也爾輩正家之道固不當崇淫祀以邀祉福至於祖先五祀之神飲食必祭歲時必以禱念慮之動必曰有神明在焉久則家人見其道實當然惡心之萌必自禁止亦商人先鬼之意也

凡人家之敗亡者多是淫亂蓋淫亂則無恥而喪其良心良心福之本也喪其良心是有滅其本滅本者亡不必考之簡籍卽一鄉一邑耳目所嘗見若皆可驗焉故古人清心寡慾之學非但以養德亦以養福

家之內外須要有法使女事乎內男事乎外凡僮僕女婢皆然男或耕田或讀書有常業則心不荒女織維或作酒漿精五節有常職則志不怠常見人家荒淫敗亡者皆男不事農女不事織終日坐食而已非惟家計因是以窮心荒志怠而淫慾必生亡之本也又有職事則時常執掌不飾容儀易曰冶容誨淫不惟兒女當使戒此雖僕婢諸人亦然又必防閑禁戒婢女外出恐引異心作孽閨壺鄉隣閑雜媪媪亦宜



謝絕往來凡其人家有穢德醜聲莫非此輩成之也  
又俳優之事侏儒短人之屬皆非家所宜有也  
居家治第不宜高大雖有贏財只宜多作數楹散布  
別處以群處子姓所以息爭競生愛敬也且積米穀  
器用散置各居亦可以避水火盜賊之患每見世之  
愚人群子姓於一處聚力作室堂高數仞濠廣數丈  
實有犯於大易豐節之戒不知松栢之下其生不植  
土木盛則壓人後世子孫分析不平且風雨飄壞方  
不能收葺或心不齊一則舉而人之有力者之手且  
徒爲有力者謀章程也戒之

人家貴和和則生福而慶長不和則禍生而災至矣  
其道皆本於閨門而枕席之言不可聽焉我兄弟當  
我母在時寸帛斗粟不私凡田庄取稅錢及戶額所  
收來置之神龕雖數日猶在衣服酒肉雞犬之類客  
毋至不能認其主故當時家道豐裕若爲之夫者無  
剛正明察之德則偏聽生姦而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矣可不念哉  
夫婦之道雖取配偶而家道之成職自此始凡克婦

不可化而入者入門之初觀其容貌志行何如常防  
其豫養於微若不可化出之爲是孔門三出妻孟氏  
事出妻今人以此爲諱殊不知婦道之從違家之所  
由成敗也可不戒哉刻薄之行與姑息之心皆害事  
要在學者辨別之精而已

婢女有淫行者宜嚴待以法不改卽擇婚嫁之僮僕  
有鴛鴦者亦宜逐之不可姑息隱忍養成飼虎是自  
求禍也蓋因其罪惡未極則可寬以容之我待之以  
寬彼雖爲我所逐亦不甚怨若罪惡貫盈則我怒必

甚生怨必浚死之不可去之不能兇虐一乘物地  
盜射厥讎蠱此其起也可不戒哉故養僮僕與其  
銳無寧遲鈍蓋遲鈍者多近善而猛銳者多近惡  
然制御之權全在一主所謂權者亦惟恩威得宜  
已威之所加不至使猛銳者不畏恩之所及不至  
遲鈍者不懷則庶乎知恩處之用矣

人家鞭笞常加於僕婢至兒女則不忍及焉以爲  
愛兒女不知是禍兒女也夫兒女不加鞭笞則心  
縱肆不畏父母而僕婢常受鞭笞則畏懼勤謹也

兒女日驕怠而僕婢日勤謹驕怠者財日削而勤  
力恒加則僕婢無家而有家若此者豈惟士人  
雖今人家亦常有之此猶可也若僮僕之  
時屋於主人之威勢一旦主人死而幼子  
弱則受其欺詐強則受其凌侮甚至引盜放火  
自計報怨而盜其財物出其謗言者猶其次無  
也凡此皆可戒之事今後家中鞭笞之用常加  
至於僕婢則怨之蓋所生者既加以鞭笞則  
不知心亦自懼也知我一日必加之也兒女日不  
緝則僕婢亦無所因是兩戒之也

凡兒女少時不必美衣食古所謂習慣若自然是  
今夫海居者必不畏舟山居者必不畏路何也狎  
所見久則若天性然故兒女不必美衣食雖家極  
富亦當苟且以與之常見敗家之兒皆膏粱豢養  
華耳目口體心志之欲一旦不足則無賴之心起  
雖以祖父之業棄之於人若不介意觀此則不美其  
衣食亦從小節兒女之欲也今居家凡衣可破寒食  
可克履即已不必豐衣足食棄置廢壞不甚愛惜

未壞而輕棄與人一食之剩而以飲飲僮僕犬  
所謂暴殄天物也爾宜勉旃

世所婚姻多論財勢文中子比之葵魯之道然今士  
大夫多然能不為俗見所移而從事於古道者幾何  
人吾亦不敢謂能古道但以事勢利害論則財賄不  
足貴也且如娶有財家女來為婦常人之情有則驕  
心生無則歉心生有財之婦能不驕其公姑與其家  
人者亦少又其夫以婦之財賄則生侈心怠生業或  
妄費不免消乏或以此驕其夫而夫婦不和驕其兄

弟之妻而妯娌不和不和之家其能昌乎昔人謂娶  
婦必不若吾家有見之論也故兒女嫁娶不必貪人  
之富貴勢要但求其人是積善有德之家便可締姻  
古人三不娶之訓當佩服之貧賤之家兒女非惟無  
驕無侈且能勤儉職事此與家之本故曰財賄不  
貴也又不可去家太遠其間是非難辯必耳目所親  
見乃無後患

教子讀書習舉業不必好高一子讀春秋一子讀詩  
經又一子讀書經此亦覺是務外病根發作夫經但

取其科舉發身則他書雖不以科舉亦必讀且兼此  
人必畢讀諸子百家之書豈特一經哉吾所謂不必  
以者非以一經爲足也懼人有務外之心耳蓋科舉  
之學在今其詳細章分句解各有主意節目家傳一  
經則業擅專門久而精微又昆弟伯叔辨論解講家  
庭之間師友存焉此其所以爲美也

居官以清慎勤爲本此古人筮仕之實用吾每讀書  
至此便掩卷爲之一思蓋人能不貪得則不昏慎則  
不失勤則無廢事失人之過凡居官而以官敗者非

貪則放非放則怠故今之銓曹亦以此三者從違斥  
黜其人吾死之後爾兄弟有一官委身國事須從吾  
言若於三事中路一失而去官泉下可無相見今人  
多懲前輩清廉而貧者吁貧在君子守道之心不可  
以是日恐然在六極之中亦所當戒蓋士一得志嗚  
怨費用便大衣服妻妾之奉樓臺居室之爲備極華  
侈本計後世子孫之衣食亦非也若以此爲念於居  
官之日百計籠取上監於君下剝於民此甚不可慎  
厥餘之歸不以侈身奉自足爲子孫後日謀矣故中

道最難爾輩勉之

人之稟受自有定分如家中所積之粟以備一年之需若侈心一生一日兼饌或一饌兼費則所積於一者未迨半年家用告匱在家在身皆然人身一生縮神氣力該得年壽幾何已有前定苟酒食不節日夜荒淫元氣日消雖爲天所厚未必不爲天所薄非天我薄也我自薄無以承天之厚也如一燈之油置靜室則久置之於風前則速理勢固然不足爲異儒先亦曾有此議論故須愛養精神節嗇氣力勿自恃

八盛怒一旦衰謝悔之晚也

八家福祿之來間有遲速大抵速者易衰遲者能久凡物數皆然五穀之種必於良田荒原磽塉之地則不生焉松柏之生歷春夏而四時不改其來也速矣秋杜生於春夏自根而枝自枝而葉而花而實秋風冬霜未至先已凋零根枯葉爛初若無有故周家之有天下至於八百年之久當唐虞夏商之世多少積累故能根深末茂源大流長五季之君朝成暮敗多者三四年少者一二載身死之後其位多爲養子所

詩由國可以推家此不可驗遲者能久而速者易毀  
知弱兄弟脩身慎行體我之志與時相安毋熱中富

目矣

